

芝翁高拜石著

古春風

棲瑣記

第三集

三版

古春風樓瓊記

著遺石拜高·集三第



台汽新生活印報生行

古春風樓瑣記

[集三第]

著作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 版 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 者 服 務 部

地 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郵 摺 賬 號：六二八八
電 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 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 話：五八一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海外郵費另計)

中華民國六十七精新美港
年年全三八五
十裝台
本幣金幣
集千十百
月訂元元元
整整整

全集二十冊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第三集）

林穎叔詩忤左季高	五
龔鴻人儒林峻望	一三
丁雨生之毀譽	一一
清代客將談往	三四
張黃齋與馬江戰役	四二
林墩谷沈孟雅合傳	五四
黃公度才阨詩雄	七〇
寄禪和尚二三事	七六
黃花崗上人豪	八〇
武昌首義的三武	八五
譚石屏老成威重	一二

雜談張季直	一一五
李準巡海遇大龜	一二七
于晦若自甘槁臥	一三〇
嚴幾道評傳	一三六
畏蘆老人佚傳	一五八
辜湯生文壇怪傑	一七六
呂碧城沉哀凝怨	一八七
散原老人陳三立	一九七
「活書櫟」陳伯弢	二一八
張菊生其人	二二一
記無住頭陀	二二五
楊晳子縱橫詭幻	二二九
孫少侯自隱名節	一五一
胡經武窮途侘傺	一六一

宋案兇犯趙秉鉤	二六九
記湯化龍父女	二八五
雲山三晉憶景劉	二九四
蔣百器成功不居	二九〇
軍學權威蔣百里	三一〇
蕭耀南發跡史	三一一
阮紹文庸行默默	三三四
吳子玉克保晚節	三三八
程璧光身殉海珠	三四八
潘大道之死	三五二
孟恩遠活埋魏連陞	三五八
周壽臣的養生體驗	三六一
水竹邨人徐世昌	三六四
曹鋐之悲喜劇	三八三

殷芝泉三定共和.....四〇〇

「三一八」事件的因素.....四一八

陸建章被殺因果.....四二四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三集)

林穎叔詩忤左季高	五
龔鴻人儒林峻望	一三
丁雨生之毀譽	二一
清代客將談往	三四
張賀齋與馬江戰役	四二
林墩谷沈孟雅合傳	五四
黃公度才阨詩雄	七〇
寄禪和尙二三事	七六
黃花崗上人豪	八〇
武昌首義的三武	八五
譚石屏老成威重	一二

雜談張季直……	一一五
李準巡海遇大龜……	一二七
于晦若自甘槁臥……	一三〇
嚴幾道評傳……	一三六
畏蘆老人佚傳……	一五八
辜湯生文壇怪傑……	一七六
呂碧城沉哀凝怨……	一八七
散原老人陳三立……	一九七
「活書樹」陳伯弢……	二一八
張菊生其人……	二二一
記無住頭陀……	二二五
楊晳子縱橫詭幻……	二二九
孫少侯自隸名節……	二五一
胡經武窮途侘傺……	二六一

宋案兇犯趙秉鈞	二六九
記湯化龍父女	二八五
雲山三晉憶景劉	二九四
蔣百器成功不居	三〇〇
軍學權威蔣百里	三一〇
蕭耀南發跡史	三一一
阮紹文庸行默默	三三四
吳子玉克保晚節	三三八
程璧光身殉海珠	三四八
潘大道之死	三五二
孟恩遠活埋魏連陞	三五八
周壽臣的養生體驗	三六一
水竹邨人徐世昌	三六四
曹鋐之悲喜劇	三八三

殷芝泉三定共和	四〇〇
「三一八」事件的因素	四一八
陸建章被殺因果	四二四

林穎叔詩忤左季高

「韋杜城南花柳天，鞭絲轡勒控年年。補泥社燕來誰主，繅繭春蠶賸欲眠。尋到屐痕如雪後，側欹帽影又尊前。酒殘聽擲山陽笛，兩鬢能餘幾縞玄？」

右爲黃鵠山人題葉潤臣（名澧）孔繡山（憲彝）尺五莊庚子餞春詩畫冊的詩句。這庚子是清道光的二十年，是山人任京兆尹時所作，算來恰恰一百二十幾年了。

這黃鵠山人，是福建閩縣的林壽圖，字穎叔，晚號歐齋。道光乙巳進士，以京兆尹外放，官至陝西布政使。因和左宗棠意見相差，又因開玩笑見忤於自稱「今亮」的他，終於掛冠而歸，安享林泉清福。

咸豐時飽經髮捻變亂：髮是太平軍；起於廣西；捻是捻黨，是北方魯豫皖失業流民的秘密組織。最初是捻紙燃脂爲龍戲，叫做「拜捻」，不過是爲行儻逐疫，到後來便成爲無賴流氓藉以報仇嚇財的不法集團了。這班人聚數十人或數百人爲一捻，呼爲「捻子」，居則爲民，出則爲捻，到處刦掠，著名的有張樂刑、龔瞎子（名德樹）等，以後樂刑被清軍擒殺，他

的兒子張總愚繼統其衆，持續擾亂了十六個年頭，蔓延十省地區，以運動戰法，抗拒清軍，其戰鬪綱領是：一、以走致敵：接戰不利，便疾竄而去，行動飄忽，保存實力。二、伺機攻隙：隨時襲擊，從不攻堅攻銳，打無把握的仗。三、鐵壁合圍：以騎兵急襲敵側，步兵正面衝鋒，包圍肉搏，兇狠頑戰。同治初，太平天國的南京被湘軍攻陷後，太平軍的陳得才、賴汝光部衆和捻黨會合起來，聲勢大振，清廷急命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諸人堵剿。同治五年，捻黨分爲東西二支：西捻以張總愚爲首，入陝西；東捻由賴汝光爲首，出沒於豫、鄂、蘇、魯，第二年東捻敗滅，只餘西捻一股。那張總愚入陝之後，又和隴西叛變的回民聯合，清廷急命左宗棠率部追討。

林壽圖在同治初年，即已開藩陝右。那時巡撫爲湘鄉劉霞仙（蓉），是曾國藩的「書生帶兵集團」中的一個，雖是「諸生」出身，詩文均好，以軍功位至專閫，他的懷抱是「……將軍志在乂黎庶，但緩裘帶清邊埃，不爭逐鹿侈功烈，高懷雅度何遼哉……」（見養晦堂登峴首詩）和林最合得來，軍事空偬之際，壽圖撫指飢軍，轉糧籌餉，帷幄糾筆，畫識戎機，且曾被命率衆會師鳳隴，他在醴泉驛有句：「書生祇有口舌功，初未伸臂學關弓，詔令邊將與措置，坐論遠愧游師雄，關山秋月冷無色，烽火照及摩笄紅，擁兵觀望秦楚蜀，吉林馬放

八尺龍。……」

因爲捻黨的行踪飄忽，那些綠營旗兵每每賊至不及防，賊去了，倒霉的又是老百姓，所以壽圖寫那時賊踪和驕妄擾民之帶兵官如勝保輩時，痛言：「……建旗樹柵更相笑，客主出入面不逢，賊奴狡黠得伺隙，朝暮攫取如狙公，帥符詰問勢深入，藉口枵腹攫危鋒，緣邊搜括不擇地，據險遮邏皆摩穹，此時飢餓當在賊，賊乃網載驃馬空。牒書下州州下縣，牲畜擄盡丁夫供，中途刦殺屍棄野，寡其婦女獨父翁，饋糧刮寇請分任，大將瘡脰裨將聾，但須寸簡罪枚令，安用尺箋笞羨戎，計期驛遞又奏捷，爵賞弗吝宜汝豐。」他自念「少年讀書老作吏，政以悲憫膺困窮，封侯自昔忍殺戮，奚怪白骨堆蒿蓬？」每至「繞牀不寐」，有時且「按劍遭嗔」。張總愚竄入陝西後，和回匪結合，灞滻之戰，清軍大敗，蕭總兵德揚被剗腹挖肝，同死者三千人。將犯西安。壽圖在劉霞仙中丞處，看到左宗棠的「論西事疏」，並知道清廷已詔命左氏爲陝甘總督，主持剿討西捻，他聞訊喜極，曾紀以詩：「南斗戴天高，西征犯暑勞，臥龍騰渭水，秣馬報陳濤，三策糺籌筆，五年期賣刀，聞聲皆膽落，偏地唱同袍。」左素以諸葛自況，平常與友人書，輒署「老亮」，所以林的詩中有「臥龍騰渭水」之句。

同治丁卯，左季高進駐潼關，壽圖前往謁見，並和左幕中的吳子儒（觀禮）等晤見，彼

此並具聲華，互致欽重，這時林對左確推崇之極，有詩道：「才優治國兼治兵，小兒走卒知姓名，東南整頓半壁了，天柱更奠四維傾。」崧高降申及甫後，氣聚衡嶽鍾英靈。十年耳熟今眼見，突兀麒麟地上行，玉關徑須尋尺論，布指秦川僅成寸，我初不及十乘光，剖蚌安得明珠獻，崆峒賓佐盡傑良，姻姪使觀吳與張，立談未竟命紙筆，許與二子參短長，東家軍旅有未學，如訪疾苦聞之嘗，舉頭忽見狼弧直，談笑從容期辨賊，羽扇風流絕代無，較揮如意君何如。」又是以綸巾羽扇來比擬左氏。左季高對壽圖出身科第，慷慨論兵，且熟諳民間疾苦，自然優禮，林和吳子儔都是名士，能詩善飲，性復詼諧，所以每有延晤，常是樽酒傾談，倒不拘什麼形迹。其次，他們幾個人正在聚談，忽紅旗報捷，左部北路的劉松山軍，在花馬池殺敗馬化龍部衆，直搗金積堡，白彥虎、崔三、馬正彥等回匪，統統潰逃；南路的周開錫軍，在鞏昌方面，也有進展。大家正以回匪挫敗，捻黨便易蕩平，向左稱賀，推崇他妙算如神，左得意之極，不免氣矜，竟呵呵拍案而起說：「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

當時帶兵的書生集團之能爲全國讀書人激厲仰慕，由於這班書生，講氣節，有修養，承襲往哲先賢的美德，對文武合一的見解，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敬慎不敗，儒術之要領，亦兵機之善策。」林壽圖之推崇左季高，不是單爲他的官大，是推服他們的經世致用的

學問，遠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可是，聞名不如見面，而左在書生集團中，是最兀傲不羣的，曾湘鄉、李合肥都不在他眼裏，功高望重之後，更不免略見驕倨起來。張總愚一般在西安敗後，林壽圖認為捻黨一定踏冰北竄，獻計於左，請在北口築圍，以資防堵；左不以為然，但令各部分段堅壁絕糧，以為天寒雪凍，捻必坐困，且待來春；陳國瑞主驅蹤追殲，也不准行。既而，張捻果然侵入直隸，竄豫北，入山東，又沿運河北窺天津，清廷急命左和李鴻章合剿，勿使滋蔓，朝旨不免指責不能先事預防，致驚擾畿輔，左正在懊惱中，和幕下諸人談論此事，說却不料這股窮寇慾不畏死，竟冒雪踏冰北竄。壽圖在側，却禁不住的冷冷地語道：「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諸豬同音，左聽了爲之怫然。

林壽圖忍不住機鋒，大傷了左帥的尊嚴，其實他不是口頭刻薄，他還有一事滿肚皮裏對左不滿。先是有高聯陞者，是劉霞仙的舊部，勇猛過人，平日不免恃功使氣，輕視同僚，追匪失機，左季高借了他的頭來立威，以儆諸將。一日，召高來與宴，酒半，宣其罪，卽席推出斬首，林氏大爲不平，對左崇仰之心，遂大喪失，除對左不納獻策以致捻黨北竄外，並憤慨地說：「走馬西來幾開府，憶昔登壇建旗鼓，……關中地搥天下亢，何意黃圖碎莫補，怕逢父老說亂離，急盼王臣託心膂，游魂未收釜底魂，因獸遽逸柙中虎，封侯以屬委校尉，賓

客廝養皆俊侶，頭會箕歛祖周官，東向坐責儒生腐，誰其薦者魏無知，金多奚恤諸將語，溯從聽狐踏兩河，慘見噭鴻塞三輔。……」

對於高聯陞被戮，他更有「高將軍歌」之作，照春秋筆法，稱其官、明非其罪也，句云「帳下健兒倉卒起，汝不我生我汝死！可憐楚粵百戰身，奉行帥府書一紙，推心置腹古何人，未去肘腋傷臂指，前日過我貌堂堂，奮袂誓欲清河隍。此才亦是邦之良，魚腸進酒燭未半，漫漫長夜無時旦。一生謹慎諸葛君，綸巾羽扇信軼羣，胡爲殺我高將軍！」這一首高將軍歌，左心裏大不好受，記在心裏，後來給閩撫徐樹銘的信，還斷斷地說是不得已的。並以諸葛誅馬謖爲言，吳子儂也有偏將軍歌：「街亭敗績幼常死，不私朋友法應爾；斬王失機老鶴河，拜表糾慝妻不阿，……」卽針對林氏之作而作，是否左所授意，則不可知。

左季高時時以諸葛自命，林壽圖也篇篇以諸葛來調侃他，在西征詩中，也有「少陵自謂知房琯，諸葛何心罪李平，已報材官守涇渭，肯容羌騎走咸京」的句子，澘水之戰，官軍死了一千餘人，壽圖捐俸建塚聚葬，紀事詩中，把頗以自豪的所種之「引得春風度玉關」的柳樹，說爲「水聲嗚咽結愁雲，兒戲當年瀾上軍，種得白楊憐死別，斜陽繫馬最銷魂。」則似乎有失敦厚之旨了。左林二人旣積不相能，左又借事劾他，他也懶得辯白，便掛冠飄然歸